



世界经典名著

萨德短篇小说选

〔法〕萨德 著
陆林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哲学家教师	员
第二章	假正经的女人	猿
第三章	手足相残	园
第四章	爱弥儿·德·屠耳韦勒小姐的故事	园
第五章	爱的诡计	獠
第六章	就按要求的干吧！	源
第七章	院长上当受骗记	源
第八章	放荡的后果	员猿
第九章	对等惩罚	员员
第十章	活王八	员缘
第十一章	装得下两个人	员远
第十二章	丈夫改邪归正	员怨
第十三章	教士丈夫	员缘
第十四章	妻子复仇记	员园
第十五章	色狼	员怨
第十六章	白蛇	(员缘)
第十七章	加斯贡人的幽默	(员园)
第十八章	侥幸不死	(员怨)
第十九章	受惩罚先生	(员园)
第二十章	主教与骂人	(员远)
第二十一章	阴魂不散	(员园)
第二十二章	演说大家普罗旺斯人	(员园)

- 第二十三章 以后总这样骗我得了！ (155)
- 第二十四章 随和的丈夫 (156)
- 第二十五章 栗树花 (157)

第一章 哲学家教师

致力于孩子的教育，灌输进他们头脑里的各种学问中，基督教学说的奥妙，当然是这种教育最为奥妙神奇的部分之一，但不能十分轻易就进入学生的幼小心田。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少年，才十四五岁，要使他确信圣父同圣子二者合一也，儿子和父亲同体，父亲也和儿子同体，如此这般，这些，对于他一辈子的幸福当然十分必要，但是比数学还要难使他理解，如果想成功，必须使用某些具体的说法，某些物质性的说明。虽然十分不恰当，但是便于幼稚小儿清楚神秘莫测的事情。

谁也赶不上杜帕盖本堂神父如此深刻明白这种教学方法。现在他成了内瑟伊小伯爵的家庭教师。小伯爵 员岁光景，容貌姣好，世所罕见。

小伯爵天天都对教师说道：“本堂神父先生，说实话，同体学说的确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确实无法搞明白两个人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人，请您仔细说说这样的奥妙，我求您啦！最少得使我听得明白呀！”

诚实的本堂神父 全心全意想要教育有方，乐意把学生培养成今后有出息的人才 便想出个办法，十分快乐，又能解决使伯爵迷惑的难题。这种方法取法自然，肯定万无一失。

因此，他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叫到家里来，把这个小宝贝很好地调理一番，之后，让她同学生结为一体。

“如何？”他向伯爵说：“我的朋友，你知道同体说的奥



妙了吗？不费什么功夫就知道了两个人是能够合二为一的。

“啊，我的上帝，懂得了，神父先生，”走火入魔的美少年说：“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还简单得出人意料呢！如果有人，此种奥秘令天上人士达到极乐境界，由于两个人合成一个人，其乐无穷，如果有人如此说，我是不会奇怪的。”

几天以后，小伯爵恳求教师再给他上一课，原因在于——他说——那种奥秘里边还有点他不太清楚，如果想搞明白，只能像前一次那样实地演习一遍才行。和蔼的神父似乎对那种情况像学生一样十分感兴趣，就将小姑娘又叫来，再次上课。

可是这一次神父看到美少年内瑟伊同小女伴合为一体的奇妙美景，激动不已，再也无法只做袖手旁观，从旁边指点如何如何破解福音喻义，他两手抚遍迷人的春色，摸过来摸过去，不久，他全身都燃起了欲火。“我认为，这未免太快了点，”杜帕盖两手握住小伯爵的腰，说道：“弹性上下也蹦得高了点，合体也就不紧密了，要演示的奥妙显现的形象不太合适呢。……如果压紧点呢？对，就是这样。”这混帐一边说，一边以学生对付小姑娘的方法还治其身。

“啊，噢，我的天啦，您把我搞疼了，本堂神父先生，”少年大叫：“再者，这种仪式我认为没什么用处，对于想要说明的奥妙可以多教给我一点什么呢？”

“啊，真他……，”神父呻吟出妙语：“亲爱的孩子，你没看到我这一下子全部教给你了？我的孩子，今天我给你讲解的是三位一体呀！再如此上五六次课，你就可以担任索尔朋的博士了！”



第二章 假正经的女人

瑟南伐耳 源岁左右，每年都有 员到 员利弗的入帐，在巴黎安安稳稳地享受，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眼花缭柳，嗜之若狂；他的荣誉称号只是巴黎一市民，然而觊觎着市政助理的宝座。

不多几年前，他娶了以前与他共事的某位先生的千金，她当时年纪大约 员 任何人也比不上她那么丰满，那么漂亮，那么皮肤白皙。瑟南伐耳夫人尽管算不上仪态万千，但是，就像爱神之母那么勾魂夺魄她没有女王那般的仪容，然而整个体态是那樣的性感，眼睛是那樣的温柔且神情惫懒，嘴唇是那樣的迷人，胸脯是那樣的丰满，胀鼓鼓，圆溜溜，但是其他一切又是天造地设的诱人欲望，因此说，巴黎几乎没有哪个妇女能比得上她。

瑟南伐耳太太尽管肉体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精神方面却有个大缺陷，即是，装正经得令人受不了。过分矫情的虔诚，像羞羞达到十分可笑的超乎寻常的地步，以使得她丈夫无法迫使她出现在他的社交圈里；宗教偏执狂到了极限，因此她极其难得同丈夫同床共枕度过一整夜，即便偶尔赐予恩典，也一直穿着睡衣，绝对不肯脱下来。

婚姻的男欢女爱神殿小门上只不过十分艺术地凿了个小孔，想要钻进去，得遵守明确表达的规定，非礼勿动，更不允许肉体结合。假如胆敢超越她出于谦虚而强行规定的界限，瑟南伐耳太太就会大发雷霆。即使她丈夫稍微作些尝试，可能早已碰过钉子：再也没可能覆盖在这女圣徒、十分



贞节的女人那雍容浪态的上边。

瑟南伐耳见此矫情造作笑不可抑，然而他深爱妻子，也就只能屈尊迁就她的短处了。但是，有时候他倒也试图开导开导她，以十分明确的方式向她表明：一个正经的女人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不是在教堂里面，也不是和教士一块，首要的义务是在必定会被虔诚女子荒废的家庭里边，这样的女子如果以堂堂正正的方式生活在社交圈，那永恒上帝的观感一定比她自我埋葬在修道院里边要无限提高得多，和“玛丽亚的种马”混在一起肯定比同她十分好笑地拒绝为伍的朋友们来往要凶险得不知多少倍。

瑟南伐耳先生紧接着又说道：“我必须以你见识见识，我必须让见识你的程度来爱你，才不会在你做那些什么宗教法事的时刻替你提心吊胆。谁能向我担保，你在那些利未人的床上，比不上在上帝的圣坛脚下更加忘乎所以？谁也不如那些混蛋教士更加危险，他们一边叨念着上帝，一边奸淫我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用上帝的名义欺骗丈夫，给咱们戴绿帽子。亲爱的朋友，请信任我，不管哪儿都可以做圣女，不一定要到僧侣的斗室里边去，抑或躲进偶像神龛，美德才能够建立起庙堂，而是在贤德女人的内心里，而我给你提供的良伴益友，没有一个不与你应当对之崇拜的美德相联系。……你在社会上有最虔诚信教的名声，这我相信，但是你有什么证实，表明你确实名实相符呢？如果我能看到你抵挡住人为的进攻，我就更坚信了。贞节的最好证明，不是在从没有遭受过引诱的女人那里，而是在虽然处于危险之中却无所惧怕，十分能够把持自己的女人那里。”

瑟南伐耳夫人不置可否，因为实际上证据是无可驳斥

— 源 —



的，然而她哭了——使用了受到勾引的、抑或受冤枉的软弱妇女共用的武器，她先生也就不敢进一步给她讲课了。

正处在这样僵持的当中，瑟南伐耳从前的朋友名叫戴颇尔特的，从南锡来拜访，同时要办好他自己在首都的一桩生意。戴颇尔特的年龄同他这位朋友相仿，很会享受生活，造物主慈悲为怀，赐给男人享受的、使之乐而忘忧——忘掉人生压力着我们的一切烦恼的所有快活事儿，他肯定不拒绝。瑟南伐耳当下请他住在他家里，他哪里能推辞？他常常能见着好友，真是太高兴了，然而同时也感到诧异：怎么他妻子那样刻板严肃，自从清楚这陌生人住在家里面，她就绝对不愿露面，甚而用餐也不下来。戴颇尔特认为自己碍事，就想住到其它地方去。瑟南伐耳不同意，最后向他批露了他那温柔的太太的种种好笑的毛病。轻信的丈夫说道：“请您宽恕她，她这是用大的美德洗清她的罪过，她获得了我的原谅，请您千万也宽恕她！”

“可不是，戴颇尔特回答道：“既然不涉及到我个人，我对她一点都不在意，我所喜爱的你，你妻子的任何毛病，在我看来，也是可敬的长处。”瑟南伐耳搂抱好友，紧接着，他俩只顾寻欢作乐。

〔有那么几个笨蛋 纒年来管制着妓女的皮肉生意，十分愚蠢，更加蠢笨的是那么一个小人，他在旧政权时代每年净赚十万埃居，这些家伙愚蠢至极，居然推行类似宗教审判的制度（这我们下边就会说到），这些家伙推行莫名其妙的严刑峻法，愚蠢透顶，竟然认为那是最高明的治国之道、管理政府最见效的动力之一，美德的基石之一，就在于命令妓女准确无误地报汇报她们出卖肉体的活动行径，然而嫖客们



最感兴趣的正好是她们的皮肉；还竟然以为，一个人若是欣赏女人的双乳，另一个人认真研究女人的大腿窝，其差异一定像正人君子同小人之间的差别一样，而堕落到这两类罪恶之中的所有人就一定是国家的最凶恶死敌，)若不是实行这种种莫名其妙的无聊政策，那么，我说，二位可敬的公民：一位的老婆宗教疯狂至极，另一位却是单身汉，他们就肯定能够在这种女人那儿合法地待上一两个钟头没关系，但是，这各种可耻的荒唐行为已经将公民们的乐趣化为乌有，因此瑟南伐耳想也无法想到请戴颇尔特去如此放荡一回。

后者察觉到他有点为难，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便问这位好友：既然说出首都的各种消遣，为什么没有说到这样的趣味呢？瑟南伐耳回答道，障碍在于那些愚昧的宗教裁判制度。戴颇尔特加以嗤笑，虽然市长开出了名单，警察局打了请示，宪兵提供了证言，管理路特提亚斯城老百姓的此类快活事儿的头头还有其他各种卑鄙政策，他仍然对好友说，他绝对愿意同剿女踊块过夜。

瑟南伐耳答道：“听着，我答应就是，甚而乐意给你拉皮条，表明我对这种事情持哲学家淡然置之的心态，但是，希望你别怪罪我，因为有点顾忌，因为我终究对我妻子有点感情，这我还无法克服，因此，请你同意，我就不去同你一起快活了，但是我能够为你搞到……，这之后我就算了吧！”

戴颇尔特把他狠狠戏弄一番，见他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松动，只好任它去。两人就此前往。

瑟南伐耳想将好朋友送去上供的那座神殿的女祭司，是有名的 杂援分援

“我们需要的女人必须靠得住，”瑟南伐耳对 杂援分援说



道：“人得诚实；我请您服侍的这位朋友在巴黎只停留一小会儿，他不想把坏礼物带到老家去，也不希望您名声受污损。您就坦白回答我们，您究竟有没有他所需要的人儿，您计划让他享受什么？”

那女人杂援分援回答道：“请听我说，我十分了解我有幸交谈的绅士是哪种人，我就是想骗也不敢骗您们这样的人啊！因此，我是实实在在地和您们说话的，我怎么做就能够表明我的确老实。二位的事我能够办理，但是先得讲好价钱。那个女人诱人得很，您只要试试，那小妞儿就会令您受用得欲仙欲死的。此外，这事儿是你们所说的神父勾当，你们清楚神父是我最好的主顾，我是绝对不会给他们劣等货的。猿天前 酝主教先生还给了我 圆路易，砸大主教昨日任他赚了 缘，今天早晨小妞儿还给我从伊伊助理主教那里赚了 猿……我将她给您，只收取您 员路易，有辱二位光临，这是我应当的表示，但是，得说准日期以及时间，那小妞儿有个先生管着，还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丈夫，整天拿眼睛盯着老婆，她只能悄悄快活一会儿，因此，我们说好的时间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戴颇尔特稍微讨价还价：“洛林省的妓女没有值 员路易的，”——他越是想降价，对方就越是吹嘘货色，最终还是谈妥了，约会的时刻定在第二天早上 员点整。

瑟南伐耳不希望半途而废，也就不再提只吃宵夜就回去了。原先那样肯定是想使戴颇尔特有时间不慌不忙把这事儿快干快了，幻将当天其它的时间用于处理一定得办的更紧要的事务。

预定的时刻到了。这两位好朋友走进风骚的马泊六的家



里，是一间闺房，光线幽暗，并且刺激性欲，供奉着戴颇尔特将要献祭的神女。

“爱神的幸运之子呀，”瑟南伐耳将他推进这神殿，叫道：“你赶快去投入那肉欲的怀抱！她张开双臂在等待着你。今后你再向我好好讲讲你如何个快活法，我肯定会分享你的幸福，我肯定十分快乐，既然我一点也不妒嫉。”

那初入此道者就进入了。他参拜女神整整三个小时还不太够。最终他出来了，向好友断言，他这一辈子肯定没有搞过这样的尤物，即便爱神之母亲自献身，也不可能带给他这么大的欢乐。

“就是说，她妙不可言？”瑟南伐耳问道，心中有点燥火中烧的。

“妙不可言？对，我找不到言语向你描述她是怎样美妙！就在这会儿，幻觉应当没有了，但我还是认为没有任何画笔能够描绘我被她浸沉于欢乐激流中的乐趣。她不但天生丰姿绰约，并且技巧那么样刺激性欲，更增添了性感。她善于在她的享受中加进那么一点儿盐，撒上那么一点儿胡椒面儿，还都货真价实，直至此时我还醺醺欲醉哩。……啊，我的朋友，你去试试，我请求你啦，无论你吃惯了巴黎的种种美味，敢说你一定向我承认，肯定没有哪个在你看来赶得上这一个的。”

瑟南伐耳 尽管很坚定，然而仍然 多多少少有点为好奇心所驱动，便请 杂援允援让那个小妞儿从小书房出来，引来相见。对方答应了，因此，这两位朋友就一直站着，——以便观察得更仔细。公主翩翩驾到。……哎呀，上帝！瑟南伐耳一看，却是自己的妻子，就是她！他立刻魂魄出窍。就

— 愿 —



是这个假正经！这个 出于羞怯，不敢下凡来见先生的朋友的女人，居然无耻到如此程度，跑到这种淫窟里来卖淫！

他怒火万丈，吼道：“无耻之极！”他就想要扑上去，打杀这不知廉耻的贱货，但是没来得及：她一被认出来，就看到了丈夫，已经匆忙跑出了这房子。

瑟南伐耳痛苦不堪，没法描述，就想责备 杂援允援 但她向瑟南伐耳保证，这妇女到她这儿来干这种勾当，已经有十多年了，就是说，在结婚之前很早这淫妇早就这样干了。

可怜的丈夫喊道：“贱淫妇！”他的好朋友怎么抚慰他也不行，他继续大吼：“这不算完！我对她只有蔑视，让她一辈子被我轻视。这次残酷的考验教会了我，一是不能够依据女人的虚假假面孔就妄下评断。”

瑟南伐耳回到家里，但是再也见不到那贱妇。她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一点儿不感到可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那位朋友再也没脸住下去，第二天就告辞离去。不走运的瑟南伐耳一个人孤零零，羞愤难忍，痛苦不已，就写了一本书，大骂那些矫情的妻子。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能纠正女人们，男人是从来不读这类书的。



第三章 手足相残

对一个家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成员的荣誉更圣洁的了。然而，如果不管来说这一珍宝多么珍贵，居然受到玷污，为利益驱使的人们是不是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自行追索不经意得罪他们的那些人，将折磨受害者的各种可怕痛苦同样还治其身？这难道就合乎情理？让他们怨气冲天的所受屈辱，实际上基本只不过是虚夸的幻影。那么，在理性看来，谁更有错？是那个上当受骗的懦弱女孩，或者是任何一个亲人，挺身而出要为家庭报仇雪恨，反而成了那不幸女孩的刽子手？下面向各位讲述的事件或许能够解决这个疑问。

副都统吕克塞伊爵士五十六七岁年纪，从皮卡迪一块领地返回驻地的岗位。经过贡比涅森林的时刻，已经是八月晚上八时，突然听到有女人的叫喊声，仿佛是从挨近他穿过的大路的一条土路的角落传过来的。他立即停车，命令在他马车旁边奔跑的贴身奴仆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回来汇报：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倒在鲜血中，但是不可能看清楚伤在何处，是她在求救。伯爵马上下车，飞奔到那个遭到噩运的姑娘旁边。天太黑，他很难看明白血是哪个部位流出来的，但是，听应答，他最终知道了是常常用于放血的胳膊静脉出血。

伯爵尽自己能力帮不幸的女子包扎之后说：“小姐，我正好在这儿，能够问问您是由于什么受的伤，看您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可能给我解释。那就请您上我的马车，我们目前惟一的愿望就是想法使您安静，让我来帮助您。”



说完，吕克塞伊先生在仆人的协助下，将可怜的姑娘抬进了马车，就又上路了。

这身世动人的女子一看见自己安全了，便想呢喃表示感谢，然而伯爵请求她别说话：

“小姐，您明天再告诉我不迟。希望您将有关的所有情况都讲给我听，但是今天，我一定要请求您只考虑如何平静下来。我有权如此要求，既然我如此大的岁数，总之，我有幸可以为您效劳。”

到家之后，为了避免惊动，伯爵让受保护人用男人的披风把全身包裹起来，然后，命令仆人将她送进官邸最里边的一套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同儿子都在等他一块吃晚饭。他匆忙搂抱他们之后，就来到她房间看望她。

伯爵 看望病人的同时，带来一位外科大夫。给姑娘作了检查，发觉她神情沮丧，难以描述，脸色苍白，仿佛是活不了多长，身上却一点伤也没有。至于她为何那么虚弱，她说是由于连续三个月她天天一直流血不断。她正想向伯爵解释为何如此 超自然地 大量流血，突然晕了过去。医生说让她平静，只是给她开了点补药以及活血药。

苦难的姑娘当夜睡得十分安稳。可是，等到第六天她还未能把她的身世告诉恩人。最终，到了第七天的晚上，宅第里谁都不清楚她藏在里边 防范得很严密，她自己也不清楚身在哪里，她请求伯爵来听她讲述，特别请他原谅，虽然她承认自己罪孽很重。

吕克塞伊先生挪过一把椅子，向被保护人发誓她一定能够得到同情，他的同情绝对不会减少。因此，这个历经危险的漂亮姑娘开始讲述所遭遇的不幸如下：



第四章 爱弥儿·德·屠 耳韦勒小姐的故事

先生，我就是屠耳韦勒院长的女儿。我爸爸大名鼎鼎，身居高职，您是肯定清楚的。我从修道院女子学校毕业已有两年，始终没有离开父亲的家；我幼年丧母，是我父亲一个人负责我的教育。我可以这样说，他是尽力的，使我具备女性所能得到的优美风度和各种才能的。如此的关爱，还有父亲打算给我找到最大程度满意的婚姻对象——或许，我要说，这是有点溺爱我了，这些不久之后就引起了我的两个哥哥的妒嫉。他们一个前不久满 圆岁，当庭长已经有 猿年，另一个将近 圆了，最近做了推事。

我以前还没有察觉——他们是那样恨我，到现在我才相信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应当受到他们的仇恨，我生活在甜蜜的想象之中，认为他们会回应我内心幼稚地怀抱的对他们的情感。啊，苍天呀，我彻底错了！除了受教育的时候，我在爸爸家里享有最充足的自由；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什么也不逼迫我。较近一年半以来，我甚而被许可每天早上在贴身女仆陪伴下出外散步——抑或在杜伊勒里宫高台上，抑或在我们家旁边的城墙上，要不，就同她一起坐父亲的马车兜风，去看望我的女朋友或者表姐妹，只要不是在年青的姑娘不该独自出去兜圈子的时刻。我不幸遭遇的根子全在于这灾难性的自由——这即是我为何要向您诉说的缘故，先生，上帝可怜我，但愿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



一年以前有一天，我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在女佣——她名叫朱丽——的陪伴下，在杜伊勒里宫的一条幽暗的小路散步。那里我认为比在高台上孤独，但仿佛空气更清新。突然有六个冒失鬼上前来同我们搭讪，从他们出言不逊来看，他们是把我们当成了人们所称的风尘女子。我吓坏了，这种场面我又感到非常狼狈，不知所措，只能拼死逃命。这时来了个小伙子，是我常常碰见独自一人在和我们几乎同一时间在那里散步的，从外表看，是非常正直的。正当我焦急万分、没法摆脱的时候，他恰好路过。

我向着他叫：“先生，救命呀！您不认得我，我没这个荣幸，可是我们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在这里见过面。您就看我这个模样，应该相信我根本不是那种风尘女子。我恳请您帮帮我，将我送回家去，摆脱这几个强盗。”

伊伊先生（请宽恕我姑隐其名，我不得不如此，原因可太多了）立刻跑过来，把包围我的强盗推到一边，以向我搭讪时那般的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态度说服他们，令他们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之后，挽着我的手臂，快速带我出了公园。

他将我快速送达家门口时对我说：“小姐，我想在这里分手要小心些，假如送您进去，就得把事情说个明白，这样以后很可能就不准您再独自出来散步了。因此，还是隐瞒刚才发生的事情，继续同以往一样到那条小路散步为好——既然您觉得快乐，而令尊、令堂又准许。我肯定一天都不落下，高兴——如果必需——在发现您假如有性命危险时，好让我有机会抵抗扰乱您安宁的一切。”

听到他提出如此慎重的措施，他的建议又是如此诚恳，



我不由得抬眼望望这年轻人，稍微比原先想象的有兴趣些。只见他大概比我大两三岁，人品俊秀，因此，我红着脸向他道谢。这勾引我的神，促成我今天不幸的神，他那热切的箭一直射入我内心深处，我甚而没来得及抗拒。

当时分手，然而我从他向我道别时的神情看，觉得我对他也产生了他给我的相同的印象。

我回到父亲宅第，的确一声不吭，第二天照旧到那条小路去散步，但是受比我自己更强烈的感情驱使，无论在那里会遇到何种危险，都在所不惜。我说，我简直恨不得遇上危险，欣欣然再被他搭救！……先生，我这样向您一吐衷肠，或许是太幼稚了，可您同意过对我宽容的。我接下来要讲的每一情节都会令您看出我是不是需要您的宽恕。您会知道我那样做不只是因为不小心，我将不止一次需要您的怜悯。

伊伊先生比我迟远分钟来到小路，一看到我就马上过来搭讪，说道：“小姐，请准许我问问，前一天的遭遇没有人说闲话吧，您是不是没有碰到麻烦？”

我回答说，没有，还说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这一点我得谢谢他，没有任何东西打扰我到这里来享受呼吸清新空气的乐趣，我很快乐。

伊伊先生说——语气十分恳切：“小姐，如果说您感到快乐，那有幸在这里碰到您的人觉得的愉快毫无疑问更为强烈；假如说我昨天冒昧劝说您不要轻易使得这样的散步受到干扰，诚实说，您没有必要感谢我，我非常冒昧，要告诉您，小姐，我那样劝您，主要不是为了您，而是为我自己。”说完，他的目光转向我，同我的目光相对，其表情十分丰富。……唉，先生，我以后的不幸居然是来自如此温柔的

— 源 —

